

深切缅怀侯宽永老院长

肿瘤治疗中心 王俊杰



2000年我院和北京冶金医院联合成立肿瘤中心签字仪式

7月24日惊闻我院侯宽永老院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余,很想写点东西,以纪念他为肿瘤治疗中心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我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调到北医三院,负责筹建肿瘤放疗科。建科初期,医院面临整体发展规划调整、医院发展空间紧张、没有治疗设备等问题,可谓困难重重。鉴于当时的条件,建设肿瘤放疗科预计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侯院长了解这一情况后建议送我到国外进修学习,第二天将个人简历送到了他手上,当他了解我已经完成在国外的进修学习后,表示医院会积极想办法,也希望我开拓思路。经过对北京地区放射治疗学科3个月的调研之后,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同意我院与中日友好医院合作开展门诊放疗工作。合作18个月后,恰逢我院医疗协作集团,原北京冶金医院购置国产直线加速器,并配有标准病房,获得这一信息后我第一时间向侯院长进行了汇报。侯院长与时任医务处处长贾世俊亲自到北京冶金医院进行现场调研,并对与北京冶金医院开展合作给予指导性意见,后经伍群副院长和改革办吴家琪主任的大力支持,于2001年4月19日,由侯宽永院长和原北京冶金医院王正义院长出席正式签署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与北京冶金医院合作项目:成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治疗中心,门诊设在北医三院,病房设在北京冶金医院,一期启动床位35张,二期床位80张,同时成立肿瘤放疗科,任命我负责中心的全面管理工作。

肿瘤治疗中心当时是我院第一个外出发展的学科,科室内部有些同仁心存顾虑,患者能否跟我们出去?学科什么时候回来?后勤能否得到及时保障等等,为此,侯院长和医务处处长贾世俊处长安排中心所有医生与院领导一起交流座谈,逐一解答大家的问题,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实践证明院领导决策的英明与果断,肿瘤治疗中心病房的各项指标均大幅度提高,当年年底,肿瘤治疗中心被评为

医院先进集体,在医院总结大会上,作为学科发展的典型向全院领导和科室主任进行工作汇报。

对于我这个从没有管理经验的年轻主任,当时压力很大,学科内部缺少医生,许多工作需要与冶金医院沟通、在中心工作的冶金医院员工管理等等,工作千头万绪。侯院长多次鼓励我,并对学科管理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与建议,使我在后来的管理工作中受益匪浅,并多次嘱咐我一定将学科建设起来、队伍培养起来,最后平安带回三院。时至今日他的教诲与嘱托仿佛就在耳边。历时14年的辛苦发展历程,在北医三院三任领导的悉心关怀与大力支持下,肿瘤治疗中心于2014年7月26日顺利回迁三院本部,床位64张。目前,肿瘤治疗中心人才梯队建设完成,专业学组分工明确,放射治疗科拥有北京乃至全国最先进的放射治疗设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非常遗憾的是,侯院长没有见证到肿瘤治疗中心回归的这一天,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有感应。我们无愧于他对我们的期许与期盼,完成了他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

2001年,侯院长了解到我科准备开展放射性粒子治疗肿瘤的新技术,经院长办公会多次论证,并委托贾世俊处长到医科院肿瘤医院进行调研,最后院长办公会批复我科开展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前列腺癌微创内照射技术。2001年10月17日,我科与泌尿、超声科联合完成全国首例经直肠超声引导放射性粒子治疗前列腺癌,开启了我院放射性粒子微创内照射治疗肿瘤技术14年全国领先的征程。他独具慧眼,果敢决策,为肿瘤治疗中心学科特色建设打开胜利之门。肿瘤治疗中心的发展践行了他的品格与意志,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他的智慧、执着和远见,他的精神和为人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侯院长从院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多次与我、成开科李比教授商讨乳腺癌专业学组建设与发展问题,在他多方奔走和努力下,探索北医三院乳腺癌综合治疗多学科合作模式,涵盖外科、成开科、肿瘤化疗、放射治疗、病理、影像和核医学学科等,并积极引进微创诊断和治疗新技术,相继开展了乳腺癌功能保全术、乳腺癌术中成开术、乳腺癌假体成开术、乳腺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和乳腺癌周强放射治疗等先进的乳腺癌治疗技术。在不断开展新技术和新疗法同时,还积极组织由多学科专家参与的乳腺疾病标准化治疗手册的撰写,大大提升了我院乳腺癌整体和综合治疗水平。侯院长千一行、爱一行,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极具创新精神和团队意识,他牵头的项目和技术均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取得优异成绩,十分令人钦佩,他的离去对我院乳腺癌综合治疗事业是极大的损失。

斯人已逝,风骨永存。肿瘤治疗中心只是北医三院几十个科室之一,但是单从一点我们能看到他为医院发展,为学科建设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他走了,走的是那样的坦然,走的是那样的光明磊落,他为三院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为三院抒写了生命最华彩的乐章,他是三院人的自豪,更是三院人永远的骄傲!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铭刻他的教诲与嘱托,向着中国一流学科发起新的冲击,承接医院先进的发展理念,我们将再利10年时间,把肿瘤治疗中心建设成强大的、最具影响力的学科,完成一代人的使命,告慰他在天之灵。尊敬的前辈,我们敬爱的老院长侯宽永同志,安息吧。

亲人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2014年7月21日晨,侯老师带着对人间无限的留恋离开了我们,享年68岁。这位历经磨难的老人选择在又一个炎炎夏日的清凉早晨,终于停下了他沉重的脚步,闭上那双饱读世事的疲倦双眼,结束了他那忙碌、朴实而又值得敬佩的人生。说忙碌,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说朴实是因为他一生也不曾有过什么奢华,但他的人生旅程,却是来的值得,过得充实,走得惋惜。悲恸之情无以言表,遂写此文,望随恩师去往天堂,以表弟子的拳拳之心,安慰老人在天之灵。

接到这个噩耗,晴天霹雳般,大脑一片空白,挂完电话,泪水顿时遮闭双眼,模糊的视线中似乎看到我最后与侯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看我的眼神,那时的他病情严重恶化,只能勉强吃力的抬起左手,睁开疲惫的双眼,那种眼神里充满了不舍、无奈,但更多的还是坚定和鼓舞,就是那样熟悉而慈祥的眼神一次次在我迷茫、彷徨的时候给我许多力量,让我不论身处何境,都要记得对您的承诺,否则对不起您给予我的支持和付出,直到现在,我脑海中常常想起侯老师生病前跟我说的最后一段话:“你要是喜欢搞乳腺专业,你就坚持,别因为什么事情就轻易放弃,你这方面是有感觉和天赋的,至少我这么认为……”,可是命运弄人,就在我从两年的实习期转正,成为您真正的学生两周之后,还在延庆进行基层卫生实践的我便接到了您病重的消息,可即使那时,我依然坚信您一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一定可以战胜病魔,可是直到在殡仪馆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前,我才肯接受这个现实,您是真的要离开我们这些深爱您的亲人和学生们了,可是侯老师,您知道吗,我有太多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跟您说,最后一次去看您,我想像以前一样告诉您,我现在依然在坚持为我们挚爱的乳腺外科事业而努力,我甚至想向您展

写给天堂里的侯老师

——缅怀我的导师侯宽永教授

普通外科研究生 赵瑾

示我的所学,可我知道您累了,也该歇歇了,于是我选择静静地站在您身边,就那样静静地多陪您一会儿,您也一定知道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要么您不会在眼里闪烁那样的泪光,对么?

追悼会上,我在角落默默流泪,站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位老师感叹:侯老师的学生都来了,还有一位小姑娘,好像也是他的学生……,也难怪老师的语气不那么肯定,我是侯老师的关门弟子,从认识他老人家到正式成为他的学生不过两年时间,那时下定决心要做一名乳腺外科医生的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了乳腺专业的雷玉涛老师是我的山西平遥老乡,于是从刚进入临床实习开始,我便有时间为跑去乳腺组见习,两个月后,雷老师把我引荐给了侯老师,我就去跟他出门诊,第一个门诊结束,他告诉我:“小姑娘,你给患者查体的时候手感很不错,我会好好教你,你也好好学,乳腺专业看似简单,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我并不理解他讲起乳腺专业的前景时的那种喜悦和激昂,但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患者群体,也渐渐明白了,那是因为他深知做好一名真正为患者着想的乳腺外科医生会对患者有多大的帮助,他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患者服务,却都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健康,以至于病情延误至此。

再后来,我就常常去乳腺组干点杂活,哪怕只是去取送要消毒的乳管镜,打扫乳腺治疗室的卫生,我都乐此不疲,为的是能尽快熟悉,为的是不让他老人家今后还要费心地手把手教我最基本的东西,每次看到他,他总是亲切的叫我小姑娘,即使在他生病前情绪不稳定的时期

都没有骂过我,所以,在我印象中的侯老师,总是充满慈爱的一位老爷爷,那时的我几乎每日都在期待能进入乳腺组向您学习这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也希望能踏踏实实的为乳腺癌患者们做点事。马上面临二级学科的选择,本以为刚理成章的事遇到了重重阻力,由于性别和身材的原因,我被外科拒之门外,我犹豫再三,还是去找您了,当我怀揣一肚子酝酿了好久的话站在您面前时,您还是大手一挥,用最简单而又坚定的话打消了我的焦虑:“啥都不用说了,你回去好好准备面试,剩下的有我呢,我不会让这么喜欢干乳腺外科的女孩子就这么停下的”,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我何德何能让您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院长为我的事奔波劳神,所以,是您把我带入我梦想的乳腺医学殿堂的,知遇之恩终身难忘。再后来,就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成为了您的学生,于是我兴高采烈地跑去向您报喜,就有了您生病前跟我说的最后一段话,这句话,是我后来在困境中一直坚持的最初动力,可是纵使我现在也学到了很多,在我内心深处那深深的遗憾将永远无法弥补。我多么希望能像穆颖姐姐一样能和您一起上手术、出门诊、查房,哪怕是挨批评;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乳腺外科的前沿,一起看着您编写的书正式发行,还可以一起吃家乡的面条……可是,就在2周后,从同学那里得知侯老师生病了,病的很严重,当我不顾一切从延庆实践基地跑回来,看到带着气管插管,躺在病榻上的侯老师时,我才发现您已经为我做了最重要的事情,您真的累了,现在是该我们报答您的时候了。感谢

上帝,我进入二级学科轮转的第一个科室便是ICU,让我有机会与您朝夕相处,那时您还在昏迷,我每日闲暇就去您的1号病房床旁待一会儿,哪怕是跟您说说话,帮您擦擦脸、揉揉手脚,我都会觉得很幸福,有时候值班没事,我就让护士稍休息一会儿,我给您放交响曲,最常放的是《命运交响曲》和《卡农》,因为觉得听着很有力量,会让人心潮澎湃,希望您能借着这样的旋律尽快醒来。终于那天凌晨,您在昏迷28天后睁开眼睛,也记得我们所有人,我好高兴,因为我又看到了您熟悉的眼神,给我力量的眼神。

还记得您回家休养的日子里,每次我去看您,您都有很大的变化,您强忍病痛坚持做康复、学语言,后来每次去聊天,您还会想着问我问题,您一定很担心我,怕我不能接受很好的专业训练,怕我不能写出好的毕业论文,还怕我没有理想的工作,总之,我总是让您操心,有时候您表达不好了,还会急得哭,所以,为了不让您着急,我就总是一股脑儿讲好多事情,汇报我的小成绩,毕业了在中日友好医院乳腺中心有了理想的工作,我又跑去跟您说,您说了个“好”字,然后开心的笑了,您就是这样,总为我们操心,这种爱,包容一切,是我们晚辈们一辈子最珍惜的财富。

可是,侯老师他终于还是离开了我们,昏睡中悄然离去,也许还带着一些遗憾,一丝留恋,就那样安静地离开了。还记得他卧病在床的日子,我跟他说,要好好养病,等我有新的进步我就来向您汇报,可我们都知道,他坚持得很累,很难,他努力的想再站起来去看看那片他耕耘过的沃土,想再说出几句对我们的叮嘱,却奈何不了岁月的侵蚀和病痛的折磨。他心地善良,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他胸襟宽广,宽容所有伤害他的人。他已经在天堂里安家,而我只能在深夜寄托哀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也。掩面涕泣,终不能言,就此止笔,轻嘱一句,一路走好,愿您安息!